

反腐长篇小说

穆宜林◎著

# 生死门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反腐长篇小说

穆宜林◎著

生死门

下

2247  
10551

## 第十九章

瑾瑾是个有横心的女人，要不她怎能跟着男人跑出来呢。

她望着消失在门外远去的男人，没喊，也没叫……只是两眼流着无声的泪水……

对门住着个单身汉，小四十岁了，自己开了间小得再不能小了的小发廊，平时见了瑾瑾总是目不转睛地看，也不顾及别人说他色。要是与瑾瑾偶尔对上了目光，就眯起他那灯泡似的大眼，咧着蛤蟆大嘴岔，点点他那似菜瓜靛青碧绿的小脑袋瓜儿……但他还从来没与瑾瑾说过一句话。

这单身汉见围了这么多男男女女，就冲大家说：“好啦，好啦……都回家吧……有什么好看的？谁家不打个架……走吧，走吧……”

人都轰走了，他却自不见外地走进了屋，拉上了门。

瑾瑾说是有横心，但当初毕竟是跟个男人跑出的秦川，心中总算有个依靠。可如今，这男人走了，抱着她身上掉下的肉走啦，再坚强的女人，也难免一脚掉进了汪洋里，失落感袭上了心头……

进来个陌生的男人，瑾瑾就似看见了块糟木头，上前不由自主地拉住了他，哭出了声。

人都需要别人的关怀，无论他是强者或弱者！尤其是在这种被抛弃的时候。

陌生人拍了拍她半裸的肩，拉着她的手坐在了床头，若涩地一笑说：“叫我老石好啦。出了里弄有个发廊，是我开的……马马虎虎地能吃饭……”他很机灵地先介绍了自己。

瑾瑾当然早就认识他，只是尚无缘对话。平时她也看不起



这位半截竹竿儿似的男人。这时，她点点头，泪水不断地说：“大哥……”

老石像很受感动的样子，眼圈也红了说：“别……别难过……前后我都听到了……噢，就在对面……半夜喘个气都听得见……古书上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——各自飞呀！只有靠……靠自己！儿女都没用……”

“可我……什么全没有哇……”

“你不还有副……好模样吗？这就是本钱！不要紧的，到我发廊里来，能有钱赚的……让他走好了……”

瑾瑾很天真，又是初出茅庐，她不会往别处去想。一种抓到木头的感觉油然而起。她睁大了双眼，看着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……在自己男人冲出门的一瞬间，她知道是无法挽回了，她想到了死……她万万没想到，这位大哥会收留她！尽管这男人很难看……但好心人还是多的！谁又想去死呢？瑾瑾止住了哭声，哽咽地说：“可我……啥都不会呀……”

老石点上了支廉价烟，很大度地说：“没关系的……总会打打头吧？噢，是洗洗头……我普通话说说不了的……扫扫地，做个小菜儿，烧烧开水……慢慢来，慢慢来……我不说可怜你的话……实在想找个……帮手……可小小的铺面，不来塞呀……啊，不挣钱的，你先混口饭吃好不啦？咱们……和的来就一起干……和不来呢……你再别处找活儿……”

石发匠说的很实在，也很灵活。

瑾瑾大受感动！是啊，世上哪有救世主？都得靠自己！顿时，她看他顺眼多了……她对着这位恩人，扑哧一声跪了下去。房子很小，连磕头的地方全没有。她几乎就趴在了坐在床边的老石双腿上……她恸哭地叫着：“恩人……”

老石忙去搀扶，吃力地把瑾瑾拉了起来，就势就揽进了怀里……他亲切地拍着她的背，有意无意地享受起女人背心里鼓涨乳房的柔软……

瑾瑾并没躲，她知道市场经济下“等价交换”的意义和重要

性，她闭上了双眼……

瑾瑾在想着凶狠的男人，骑在她身上打她的情景……她泪珠儿又款款而下……她心中在想，男人都这样吧？

石发匠看着怀里的女人也很伤情。他轻轻地凑上干裂而急需潮润的嘴唇，温柔地吮起了瑾瑾的泪水……

瑾瑾老一会儿奇怪地睁开了双眼，从泪花中模模糊糊地看着如瓜的长脸……

老石涩涩笑了笑说：“我一直……喜欢你！你像我……二十多岁时暗恋的女人……可她去年死了……直到死时，我才告诉了她……她像你现在这样流出了泪……什么也没说地把手递给了我……她的手……冰凉冰凉……含着笑伴着泪花……去了……”

瑾瑾很受感动地问：“她咋……这么年轻就死了？”

“不年轻，苍老地像六十岁……她只比我大八岁……受丈夫的气……得了乳癌……”

瑾瑾把紧靠老石的双乳离开了些，看着昏灯下的老石，心想，原来多难看的人也有爱情呀……

老石松开了双臂，苦笑一下说：“我……该走了……可又不放心你……”

“石哥，你的老婆孩子呢？”

“为了她……我从来没结过婚。也许你不信，但是……我这么丑的人……还是有人看上我的！天涯何处无芳草呢？虽没结过婚……但我并不是童男子……”

“我信！石哥是个实在人……”

老石背着脸像是在抹泪水，他站起来推门，说：“千万……别想不开呀……明天一早……我来叫你。”

此时，瑾瑾很矛盾。如果石发匠一搂她，借着她一时的迷糊，把她抱上床……她也许就这么过去了。可现在，面前这位奇丑的男人，竟然还是个情种！他并没有强迫我……他像是在表白……他也是有“爱”的人？



再一细想自己的男人，这么狠心地离去，连一分钱都没给她留下，实在是绝情得毫无留恋之处！起码面前这个男人还能收留她！虽然时间短，但也比无情无义的人要强百倍！而且，这男人还说，和不来就散……让我骑马找马。他这就要走了……谁知明天还会这样吗？不行，这么晚了，我这一宿又咋过呢？会不会……吊死鬼来催命呢？

瑾瑾在想着，全身颤抖起来……她低着的头，猛然抬起，冲着已拉开门走出一条腿的石发匠，伸出一支胳膊，探出了身子一把拉住，沙哑地说：“不……你别走……石哥……我只有你这一条生路啦……让我……试试吧……”

老石笑了，啥话也不说了，他又关上了门，紧紧地搂住面前这个瘦弱的身子……

瑾瑾闭上了眼，全身瘫软无力地依在了石发匠的怀里。

孟淑敏对丁丁说：“女人的悲哀，就在于女人认为只有男人的胸脯可以依靠！”

丁丁点头说：“不错。因为这个世界……男人太强大了。”

“可你想出国，是不是就能离开男人呢？”

“是的。国外的独身女人很多。希望能找到……适合我生活的‘自由王国’！”

孟淑敏想了想说：“可你这么做……是不是代价太大了呢？”

丁丁说：“每个女人，在当姑娘时对自己的贞洁都会感到珍贵！一旦为人妻了，又对终守一个男人而深感自豪。可是，一旦失去了贞操，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……我痛恨夺去我贞操的义父！但，失去的永远不会复得……尤其是贞操……剩下的……也只有这肉体的本钱啦！”

淑敏说：“本钱固然对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尤其是在这经济时代的社会……但是，最重要的却是遵守法律！难道就真没别的路可走吗？”

丁丁说：“当然不是。但是……人们都爱走捷径……”

“那瑾瑾也是走捷径吗？她又为何走上吧台？”孟淑敏真想

从根儿上把吧女这社会毒瘤铲除。

瑾瑾跟石发匠生活了两年……

当时，老石把瘫软的瑾瑾抱上床，还真没有立即占有她。他搂着她，只是在观赏着她那脏兮兮的脸蛋儿，还不时地轻抚着她身上的伤痕，抹去血污和泪水……

老石很懂体贴女人，他知这时若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会伤害瑾瑾的……要有耐心，要等待她的复苏，把感激的心情，真正化成一种离不开你的一种动力……

不知是一个小时，还是几个小时过去了。

他俩相偎着，就这么躺在床上……

瑾瑾闭着双眼，大气都没喘。她不知该去想什么，也什么都想不起来……

老石瞪着大眼，看着瑾瑾。他在想着杂乱无章的事情……最多的当然还是瑾瑾的本身。

终于他叫了：“瑾瑾……你……你睡啦？”

瑾瑾慢慢地睁开了眼，轻轻地问：“啥事？”

“啊……没啥。你在想什么？”

瑾瑾随便地说：“啥都没想……你……咋不干脆呢？”

“我怕……怕你看不上我……我丑。”

“只要你……心眼儿好……不打我……”

老石笑了说：“‘阿拉’不兴打人。”

瑾瑾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把头扎进了老石的怀中，发出了轻轻的呻吟……

老石生意一直不好，又添了个人岂不更要命？其实不然……

老石的打算，也有他的生意经。

瑾瑾很勤奋，添人本有些转不开了，但客人却比平时增加了不老少！因为店里来了个女人……

这小店儿，有钱人不会上门，年轻人更看不上这门脸儿……老石有办法。



首先他给她买了些行头，当然是旧物啦，可瑾瑾一穿上，顿时来了光彩……还给她烫了长发，这可是自己的手艺，任他显示一下多年来的技巧……

别说，人是衣服马是鞍！

店儿就这么大，而且就一个人理发。这一天下来把老石累死，也挣不了多少钱。这点儿道理，老石心中有数！三天后，晚上十点多了，瑾瑾在收拾，老石哄走了最后的两个人说：“瑾瑾……这两个人为啥不走呀？”

瑾瑾直起腰，看着老石想了想，心领神会地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

“瑾呀……我说过……这日子……还得靠自己养活自己呀……我也只能……帮你……到这种地步……”

“你也知道……现在这种发廊……还不全部靠女人……支撑着呀？”

“人要到了这步天地……实在什么也顾不得啦……那俩人的钱……我收了……瑾瑾，我求你啦，凑付着……把活做了好吗？你先……回屋子等着……”老石总算把话说完了。

瑾瑾这才明白，原来老石把她给卖了！

瑾瑾为了挣钱，什么也不顾啦。反正一个也是卖，十个也是卖！她全凭腿一张，人一走钱赚上，过后谁思量？

老石把后面的屋子盘了下来，并收拾了一下，虽不豪华，但比原来要讲究多了。

没事儿瑾瑾还在前面打工，来了生意瑾瑾就把人领到后面去……怎么也得避开些官面呀！

这种钱是好挣。一来二去，瑾瑾也有了钱，开始给家中寄了些。

爹娘也让人代笔来了信，说她男人结了婚，跟媳妇又离了。瑾瑾又蒙生了回去看看的念头儿。

但业务繁忙，她也还想再多挣些钱，一时没下定决心……她认识了一个河北来做生意的常客。实际上这人叫常克。



常克还真恋上了瑾瑾，就说：“跟我走吧……大上海比你鲜嫩的有得是！你也只能挣这么点有数的钱……”

瑾瑾拿着刚给的五十块钱说：“这里只有我十块钱……是按百分之二十提成的……”

“啊？看来你是个雏儿……多大啦？”

“刚二十岁……可干这个快两年啦……”

常克惋惜地直摇头说：“可惜！可惜……不说你这长像挺可人的……就你这……功夫……也实在了不起！让人就像化在了棉花堆上……要是跟了我……让你住高楼大厦……”

嫖客的话，跟酗酒的人说的酒话是一样的。

瑾瑾仔细看这位常克，三十多岁，一表人才，怎么也比老石好呀？她就说：“你还真有心娶俺吗？”

常克笑了说：“跟我走，买上套房子让你住，包你吃香的，喝辣的……你这样，啥样的男人不都得遇上……得了病咋办？”

瑾瑾说：“你有老婆呀，这不成了包二奶？”

“你管那么多干啥？没事儿就同你幽会，不是跟夫妻一个样？我看……比这强！”

瑾瑾何尝不想有个安定点的生活呢？她心活地问：“这能成？你在哪儿呀？”

“我在河北……不信，你权当去旅游一趟嘛……开销我包了！不行你再回来……”

瑾瑾寻思着，走了还能再回来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从家里出来，死都不想回去，才走上了这一步……可总是这么混，多会儿能到头呢？反正已经成了“鸡”，再坏能咋样？不就是让人玩吗？

常克看她还在犹豫，就说：“你们女人呀……就是头发长，见识短。干这个还不说走就走呀！看看外面世界……很精彩呢！”

常克穿着衣服又说：“我不会害你的……我若把你杀喽……还落个杀人犯……再说啦，你到哪儿不能去歌舞厅、酒吧间的？比这儿不风光呀？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”

“我能到酒吧？当吧女？”

“当然能！我们那儿呀……小姐们比你强的……还真不多！”

“好吧！我出来都三年了……打算先回家去看看……”瑾瑾下定了决心。

常克想了想说：“也好，你就先回家去……我十天后就走了，你一定得在十天头上回来。我把手机号给你……”

石发匠无奈地垂下头，喃喃地自语道：“早晚的事呀……终于发生了……”

瑾瑾本想偷着走的，但她的心太软……毕竟老石救了她……可她万万没想到，老石一句要留她的话都没说。她只跟他说是回家的。

老石抹了下眼泪说：“你要自己留心呀……别上当受骗……凭你……会找到好地方的……”

瑾瑾也哭了，她认为老石是个好人！打干上了这一行，便很少能跟老石在一起，她太忙了。老石也从来不强迫她……

老石拍了拍她的肩说：“走吧……祝你……好运……”

瑾瑾奇怪地问：“石大哥……你咋……不留我呢？”

老石苦笑说：“女人一旦决定了的事……不好改变的……你也同样救了我。”

孟淑敏思忖着说：“这女人若都不去卖淫，男人不也白搭吗？”

丁丁格格地笑了起来说：“孟院长……你想错了……你太天真啦！”

“噢？我昨天真了呢？”

“你只从男人方面去考虑了……这可决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……从我个人来说，主要还是个钱的问题！你看过日本的《望乡》吧？”

孟淑敏点点头说：“阿畸婆的时代，不存在了……像你吧……一个大学生……”

丁丁说：“当然，时代不同，卖淫的目的也大大不一样了……但其本质全是为了自己的满足……只不过起点不同罢了。”

“那瑾瑾为什么，有了一定的钱……还要干下去呢？”淑敏说。

“这人的欲望……是很难满足的……再说，瑾瑾也有她的情况……”

瑾瑾回到家乡，还没敢穿太裸露的衣服，村里就传开了……

有人就说：“一个女人，孤身在大上海……能这么有钱……不卖肉才怪呢！”

其实瑾瑾这两年，还真没挣多少钱。农村人又哪见过什么钱呀？尤其是这穷得叮当响的山村。

老爸听了后回家气愤地对瑾瑾母亲说：“让她走！全当没这个闺女……”

娘只是哭个没完。

两个屋子当中是堂屋，门都开着瑾瑾还能听不到？

瑾瑾只好去看孩子。

没出息的男人，见了瑾瑾就往炕上抱……

瑾瑾推着说：“你忘了要打死我啦……不行！我是来看孩子的……”

孩子正推门进来，两岁多正会说话，却不认瑾瑾……

瑾瑾要抱孩子，孩子却跑出了屋。

瑾瑾心里难受极了……

男人插上门，发狂地还是要干。

“滚一边去！你……不是结了婚吗？”

男人说：“离啦……就是为了孩子……瑾瑾，别……别走啦……把你的钱……拿出来，咱们开个小杂货店吧？”

瑾瑾心一热，没想到男人会说出留下她的话。她又看到了自己的孩子，不由泪流满面……“这孩子……要是一直吃我的奶……何至于不认亲娘呀？”

瑾瑾又说：“你娘……能留我吗？”

“为了……孩子……能留……当初，咱们走，也是娘给的钱呀……”

“都是你……怕有孩子……非让我走……你害苦我了……”

男人哄着说：“唉……都是穷拿的……我狗食，我狗食……你打我，打我……”男人自己扇着嘴巴子，当然也不多使劲。

瑾瑾又心活了。村里的男人有几个不打老婆？打得越狠，孩子一年一个地越生的多。

“我的钱……可不是……好来的呀……”

“可咱们太……太需要钱了……”

钱，实在比老婆重要得多！

男人过足瘾后，就有点儿不是他了。

瑾瑾穿起衣服，男人从外面端来一盆水，又拿了瓶药水儿倒进盆中。男人自己很快地洗了下身，说：“你不洗洗？这是‘洁尔阴’……”

其实瑾瑾懂，也常用的，但这时看了，打心里十分反感！她运了半天气说：“这是谁的盆？”

“管他谁的盆呢……洗洗别得病。”

“对，要是传上你娘、你姐、你妹就麻烦啦！”

男人一下子脸又板上了，上去一巴掌打在她嘴巴子上，骂道：“咦，你他妈的毛病改不了呀？我这是让你记住……”

瑾瑾手捂着脸，二目凝视着……好一会儿，她二话没说冲了出去。

男人一看她真火了，忙去拉她说：“哎，哎，你回来了咋还这么大脾气呢……别走……”

男人她妈抱着孩子，从另一屋走了出来，迎上瑾瑾说：“这孩子……可是你的，就一点儿不心疼？”

男人以为瑾瑾回来就不走了，随手把孩子接过来：“你今天……要是走了……就永远别回来！就你那臭钱……谁不知道……咋来的？”

瑾瑾心里彻底地凉啦，她怒目而视了一会儿，又看了看不懂

事的孩子，从小包里抽出了两千块钱，在男人面前抖了抖说：“孩子……这是娘……卖屁股的钱呀……但你不懂……钱本身不脏不臭……留着吧……娘走了……”

男人傻眼了，看出瑾瑾非要走不可，忙抓住她拿钱的手说：“瑾……别走！……”

瑾瑾把钱塞在了孩子怀里，瞪着男人，冲他说：“这是给孩子的钱！别人要花一分让他从肠子里烂。”说完挣脱了手走了。

瑾瑾如约回到了上海。

常克高兴地领瑾瑾玩了两天，就启程北上。

常克还真按他想要的样子，营造了一个爱巢。不知道的就像个新家，但常常来一些人鬼混。

瑾瑾渐渐地也放大了胆子，使出了浑身解数应酬起来……

其实，这里就是个暗娼窝子。只不过弄得更像回事儿罢了。

瑾瑾留着心眼，存起了大批的钱财……

这里安全，来的人也大多有钱。

八个多月后，瑾瑾一算，确实比原来三年挣的还多两倍以上。她认为常克确实是个好人，把她的价值提高起来，没他我不还在理发店里？剩下两人的时候，瑾瑾就把钱拿出来，高兴地问常克用不用？若是用呀，尽管说话。

常克把口袋的一个什么卡也拿了出来说：“看这儿……比你的不在少数！放你这吧……这是咱们共同的成果……”

一天早晨，瑾瑾睁眼不见了常克。她下意识地去查看藏钱的地方，连个毛票都没留下。常克携款跑了……瑾瑾傻了眼，站在地上发愣。

两天后，房东来要房钱，说是到了日子。瑾瑾被清出来，又成了一只孤雁……

这时的瑾瑾却不同以前了，她实在什么都练了出来……再没钱，她也能很好地养活自己……她暗自庆幸地说：“重打鼓，另开张……”

瑾瑾从此成了应招吧女，整日出入于舞厅、银店……



## 第二十章

文广利回到公安局，先向肖局长做了汇报。

肖局长根据情况，做了详细地布署……

广利回到家，打开门吓了一跳，以为自己走错了门。他忙拉上了门，看看手中的钥匙自语道：“这是咋啦？钥匙……还通用？”

原来他见一妙龄女郎，只穿着三角短裤和半身胸衣，披头散发地对着大镜子在吹头。他能不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吗？

一串儿银铃醉风般的笑声传出了门缝，女郎大声地说：“是文检察长回来了吧？快进来……是你自己家。我这就穿衣服……”

文广利这才放下心又推开了门。

孟淑敏还没有回来，丁丁在家没事儿干，就泡了澡。当然她并不知道，文检察长会这时回来。

能自己开门，无疑是检察长啦。可丁丁实在觉得检察长的窘态可笑！因为丁丁所见到过的男人，还真没有一个被半裸女人吓成了这样子！

文广利进了门，只站在门口莫名其妙地愣着神。

丁丁说是穿衣服，只是随口应付。她放下手中的吹风机，才想起来衣服还在晒台上晾着呢。她倒不是怕人看，也没全裸着，她实在是怕文检察长被吓着……只好顺手拿起了大浴巾围在了身上说：“对不起，衣服洗啦……您没去过游泳池吗？一路辛苦了是吧？快进来，坐下呀……”

文广利被她一说，心里平稳了些，就半掩上了门往里走。他把公文包放在了沙发上，奇怪地看着漂亮女孩儿，心中直纳闷

儿，这是谁呢？淑敏的同事？不像……太小呀……淑敏干啥去了呢？去买东西啦？

丁丁又拿起吹风机，一边吹着头发一边又是一阵大笑：“别瞎猜啦……只好自我介绍了……我叫丁丁，身份嘛……您听了也别大惊小怪……我在外国语学院上学，听来冠冕堂皇吧？其实，我还兼职吧台女……是孟院长请来的客人……匿名信，就是我写的！”

“噢？这么说……你是知情人啦？”文广利这才弄明白了眼前这位靓女的来历。

“你不讨厌我吗？”丁丁说。

“我喜欢坦诚的人。”

丁丁瞟了个媚眼儿，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向大人撒娇地说：“其实，我不说自己的丑陋，孟院长也会告诉你的。不如我先坦诚一把……”

“重要的是你能主动袒露自己的丑陋，说明你已经迈出了泥沼，走向美善……孟院长去买东西啦？”

“去上班儿还没回来呢。我给你先做碗面吧？等院长回来，再慰劳你的鞍马劳顿。”丁丁很快盘好了头，放下吹风机，先给广利倒了杯水。

广利说：“谢谢。不麻烦你啦，我饿自己会做的……”

丁丁玩笑着说：“是您太客气了，就拿我当个小保姆、钟点工什么的，全行。”

文广利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站了起来，去找孟淑敏的衣服。他拿来了几件说：“我看你跟孟院长的身材差不多……来，穿上试试。”

“看我这样子很别扭吧？”

丁丁穿好了衣服，走到镜前转了一圈说：“还挺合适的……我给你做挂面吧？”她说着就下了厨房。

等挂面做好了端回来，再一看文广利，却靠在沙发上，沉沉地打起了鼾声……

孟淑敏一进门，就注意上了文广利的脸。她指着纱块儿道：“哎呀……这嘴巴子咋打上了补丁啦？”

文广利摸了下药布笑笑说：“不要紧的……腮帮子没漏……刚还吃了碗面呢，你问她。”

丁丁笑着说：“还是爱人心疼……”

孟淑敏放下提包，还是不放心地问：“咋啦？让我看看……刨坟不顺吧？还能刨在脸上……这两天没见，就挂了花……”她一边揭着药布一边唠叨着。

文广利躲着不让揭地说：“没事儿……没事呢……只是让瓶子碎片给划了一下。”

“有多大嘛……尸验成了吗？”

广利笑着冲丁丁说：“看了吗，最关心的还是验尸。来，我给副院长汇报吧。”

淑敏冲丁丁说：“自我介绍了吧？去把点心盒子拿来，咱们先垫点儿……”

丁丁说：“介绍了，我们吃完了挂面，还把给你讲的情况，简单地讲了……我再给做一碗好吗？”

“不用，盒里有饼干，垫垫就行。我得先听听验尸的情况。”淑敏又冲广利说：“你几点回来的？也不打个电话。”

文广利说：“到家快五点了，琢磨你还不下班呀？你咋才回来呢？”

淑敏看了下手表说：“哟，快八点啦……我跟尚小云去办了点儿事……”

丁丁拿来点心盒子，打开一看只剩下两块饼干了。摇摇头一耸肩，学着外国人无奈的样子，递给淑敏说：“真对不起……就这两块了，自己享用吧，明天我去买。”

孟淑敏接过来一看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这还享用呢，不够塞牙缝的。明天我买吧，你不能出门，让你在这儿，不就为躲一躲吗？”

文广利说：“这些日子，都得注点意才好。”

淑敏咬了一口饼干说：“是啊，昨天我跟尚小云就被人盯



上了。”

广利又说：“前两天，刘长友还派人给马香兰家，送去了五万块呢。”

孟淑敏吃着说：“你快讲讲情况吧……”

文广利个把小时就扼要地讲完了。

孟淑敏说：“总算你没白挂花呀！我看，可以立案侦察啦。”

文广利说：“根据你们了解来的情况，我再向肖局长汇报一下，我想……得先把丁丁藏的软盘取回来。”

淑敏往厨房走着说：“我给你们做饭……吃啥饭？有西红柿……”

丁丁接上说：“挂面卧鸡蛋。格格……”

广利也笑了说：“看吧，连丁丁都知道你的拿手好戏啦。”

丁丁说：“再吃就三顿啦，我都会做了。”

“哎，我也没说西红柿非得做挂面呀？西红柿不能做蕃茄牛肉？还是西餐呢……”

广利说：“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我想去肖局长家一趟。”

孟淑敏回过头来说：“你还是让老局长歇会儿吧，明天一上班去办公室多好！”

文广利也看了看表说：“好吧。你快去做饭吧。”

丁丁也跟着进了厨房，“我来当二厨……”

文广利打开了电视机。

十点档的晚间新闻已过了，后面大多报道抗洪救灾的事。什么长江水位啦，武汉吃紧啦，解放军官兵抢险抗洪……今年，这汛期来得太早。北方持续高温不下，尤其是华北地区大旱，石家庄成了新的火炉，空调器的告紧……

文广利手拿遥控，转了一圈地方台。

有个台正在播放“扫黄、打非”，酒吧、舞厅、桑拿房……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的吧女？

没几分钟，遥控就停了下来，没一会儿就掉在了地上……

“油闷大虾”、“蕃茄牛肉”、“咖喱鸡块”、“洋葱炸土豆”，正正